



FENGYE WENCONG

枫叶文丛

潘国琅 口述
肖 亥 编

那时， 梦春花正开

花是美的象征，
梦春花更是。
向往美是人的天性，
梦春花名的寓意更是。
我要说的关于“洪岭土共”的一段往事，
就发生在望春花开的季节。
托人把这一段故事记录下来，
于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心绪的释放，
于后人则可能会多长一份见识。



枫叶文丛

那时，梦春花正开

潘国琅 口述 肖亥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梦春花正开/潘国琅口述;肖亥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3
(枫叶文丛)
ISBN 978-7-5399-4338-1

I.①那… II.①潘…②肖… III.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2337 号

书 名 枫叶文丛·那时,梦春花正开
著 者 潘国琅口述 肖亥编
责任编辑 丁小卉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崔晓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84.5
字 数 207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38-1
定 价 300.00 元(全十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为口述作者对参与1949年昌化解放的一段史事的回忆，较为翔实地记录了那时洪岭山区一群青年农民组织“土共”武装的始末经过，也对洪岭“土共”的滋事背景有着较客观的介绍。本书注重述史，淡薄评点，留有较大空间让读者对此类史事作出思考。



前 言

1992年版《临安县志》“大事记”栏目第16页载：“民国38年（1949）5月26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2军36师106团2营，配合浙西支队一个中队，歼灭在河桥的国民党192师残部。5月28日下午，解放军进驻昌化县城。昌化县解放。”这里记载的“浙西支队一个中队”，显然是地方武装。它是哪里的？首领是谁？怎么来哪里去？这部《临安县志》没有详解，纵观临安现有的地方革命史料，也没有对解放昌化县的这支“浙西支队”有任何记述。我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三年，在老家常有人说洪岭土共闹造反的故事，还说与李子正县长一桌子吃过饭。这支“浙西支队一个中队”是不是洪岭土共呢？为此我就比较关注这档子事，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与传闻，慢慢地让人对县志所说的“浙西支队”的真实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原来，所谓的“浙西支队”也是后来人为表达方便、撰稿时写定的

名称，当时并不明确是一个“支队的中队”，也没有正规的番号。他们是洪岭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的武装组织，挂靠皖南游击支队里的唐辉部队，也没有进入皖南游击支队的正式编制。当地老百姓只称其为“土共队”。这支游离状的“洪岭土共”武装队伍，揭竿而起敢与国民党政府叫板，为共产党张目，对推进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有积极贡献的。去年是建国60周年，文学界提出要组织纪念建国60年的文学创作。我想到了这个题材，便请洪岭土共参与过的当事人潘国琅先生进行详细回忆，口述往事，由我整理写成回忆录。潘先生说，他们闹土共的那一年，洪岭上的梦春花开得特别闹猛，我就用这个史实信手拈来取作书名《那时，梦春花正开》。采写这部回忆录，权作自己为纪念建国60周年完成了一份作业，心中的喜悦与成就感非同一般，如果你能细细地读读这本册子，肯定能分享到我的那份愉悦。

肖 亥

2010年4月30日

002

那时，
梦春花正开

NA SHI MENG CHUN HUA ZHENG KAI





引子

花是美的象征，梦春花更是。

向往美是人的天性，梦春花名的寓意更是。

生我养我的这个小山村，环村的几条山坳长满望春花。不过，当地人很少叫“望春花”，而叫“梦春花”或者“毛笔花”。在中国的越闽方言里，把“望”说成“梦”，“梦梦你”其实就是“看望你”的意思，把“望春”说成“梦春”，显得更含蓄更浪漫些。望春花是一种乔木花卉，冬末尽春将至就能绽开，花朵硕大，色泽纯正。望春花的老树可以数人合抱，大多是先花后叶，蓓蕾如毛笔头，可入药，中药铺子称之为“辛夷”。我们村堂里有那么多望春花树，据说是在我们村的前辈里出过一个药材贩子，专门把搜集起来的望春花药材贩到河南去换银子。因为获利不菲，刺激了这里的乡亲们把种树采花当做一条生财的门路，但到了我能记事的时候，望春花已经不那么值钱了，树木的经营开始懈怠，大批的望春花树木被砍下来打家具。按现代经济理论讲，这就是市场决定产业，没有市场了，再好的行业也注定要萎缩。可望春花树本身不是为做药材而生存的，它要生存，它要活着，固守它的迎春开花的本能。我们一群孩童便于这时节去花树林中赏花、玩花，最逗乐的是折花枝来比赛，比谁的“毛笔头”粗。望春花绽放之前，其蓓蕾细长尖嘴，状如毛笔头；一旦开花了花朵便如长开翅膀的小蝴蝶，毛笔头便无处可觅。正月一过，阳光明媚



起来，山风和煦起来，望春花的树枝头就争相爆出洁白的花朵，芬芳四溢。望春花的绽放对山乡农夫来说似乎具备报时功能，告诉你一年之计在于春，播种落谷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要说的关于“洪岭土共”的一段往事，就发生在望春花开的季节。大背景是1949年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中国的老百姓都翘首以待解放红日的升起，期待一个全新的政权降生可能是那个历史节骨眼上的共同向往。“洪岭土共”是这种向往演绎出来的一个群体，行动主体属于以组织武装起义来迎接解放的山里农民。那么何谓“土共”呢？“土共”与“土匪”一字之差，很多人不太清楚底细，都斥之为盗匪之类。其实，“土共”的“土”与“土八路”的“土”具有相同的含义，是指“不正式”、“编外”、“民间”的意思。洪岭组织的农民武装是投靠总部在安徽歙县的皖南游击支队，也叫唐辉部队。这支在皖南一带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装组织，一出世就被国民党的报纸称作“皖南土共”。洪岭农民的行动是受皖南部队指导，套用“皖南土共”的称谓，给它取上了“洪岭土共”的名字。当然这不是正式番号，仅是社会戏指。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敢说“洪岭土共”确确实实是闻听解放大军南下才揭竿而起的一个武装组织。参与人员的动机各不一样，但作为一个群体，大方向没有错，自始至终为迎接解放顽强拼搏，完全是为中国共产党张目的。说是姓“共”绝不为过，但从组织原则上讲，我们这帮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冠上个“土”字，也合乎情理。举起解放的旗帜在当地摧枯拉朽，算不算是革命行动？算不算是红色队伍？岁月蹉跎，历史已成为过去，见仁见智，没有必要去硬性作出界定，但把史实传告给后人，也算一种交代。我年已九十，趁自己还能说话，托人把这一段故事记录下来，于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心绪的释放，于后人则可能会多长一份见识。



001 引子

001

第一章 山旮旯

001	1. 洪岭“小梁山”
003	2. 吃馒头的陌生客
007	3. 站在八仙桌上的“唐辉部队”
012	4. 学潮风吹到了山旮旯

第二章 我的家故事

016	5. 泰山石敢当
020	6. 父亲留下一座碑
026	7. 母亲典身养儿女



031 8. 长子为大

037 9. 辛酸的“活水门塘”

第三章 火苗从古祠堂里窜出

046 10. 张载明其人

052 11. 冲动是魔鬼

054 12. 家书抵万金

059 13. 甥舅对课说“解放”

第四章 野火遇风呼啦啦

063 14. 枪的故事

069 15. 粮的故事

076 16. 两鬼当家的故事

084 17. “张一帖”的故事

第五章 炼火

089 18. 八管里的郑氏兄弟

094 19. 一包红泥墙上写标语

097 20. 我们是第五中队

100 21. 背着马刀冲进了大庄园

106 22. 三槐塘之战



第六章 开弓没有回头箭

- 117 23. 阴霾袭来
- 124 24. 新县长传手谕：踏平洪岭
- 127 25. 逃不脱的纠缠
- 135 26. 影子队长

第七章 在攻打分水城的日子

- 141 27. 第一次穿上黑制服
- 146 28. 抄抄保安司令的家
- 149 29. 麻车埠“取”枪记
- 155 30. 麻烦出在分水城外

003

第八章 解放昌化的前前后后

- 162 31. 接到了裘县长的信
- 169 32. 昌化版“捉放曹”
- 174 33. 黄泥岭之战
- 178 34. 淳安讨救兵
- 184 35. 从河桥打到昌化
- 190 36. 我们被编进了县大队

附录

- 198 1. 大事历
- 203 2. 洪岭土共活动图
- 204 3. 洪岭“乱事”
- 208 4. 人物谱
- 231 5. 《古今谈》载文：
60年前，大山里有一帮这样的“土共”
- 243 6. 《杭州日报》载文：
洪山岭土共——话说六十年前的一次农民革命

004

那时，
梦春花正开

NASHI MENG CHUN HUA ZHENG KAI





第一章 山脊兒

1 洪岭“小梁山”

如今的临安市是昌化、於潜、临安三个县合并起来的。我这里说的洪岭就是早先的昌化县属的一个小山乡，位于昌化县域最南端，入乡要翻一条大山岭，谓之“宏岭”，“洪岭”可能是由“宏岭”演化过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洪岭与悉山分设为两个乡政府，抗战一结束，两者合并为洪岭乡。“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洪岭闹“土共”的前一年，洪岭又撤掉了民国政府乡的建制，并到湍口乡去了，统称“文绩乡”。洪岭建乡的时候，乡公所设在我们村牛头山麓的文昌殿里，与我家的老屋相邻，只不过它在坎上，我的家在坎下。乡公所撤销后，这个文昌殿就改为保队附的据点。当时实行保甲制，一保要管好几村，文昌殿这个保就要管何家、张家、童家、赤坑四个村，

方圆有十五六里路。说到管，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管的。洪岭之所以会滋事闹土共，就是因为是管理缺位造成的。洪岭乡域是指翻过洪岭大山以南，包括悉山在内的一片山区，是当时的昌化、分水、淳安、於潜四县交界之处，大约有八十多平方公里范围。这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山环水绕，坞谷纵横，倒像是一块高高托起的大沙盘，沙盘里有山头、有田畴、有村落、有庙宇、有溪流、有森林，但要走出这个“沙盘”，都非得爬几座山才能如愿。从洪岭的交通状况上讲，东南西北都可进出洪岭乡，但都要翻一座或高或低的山岭，如东面爬董目岭出蜈蚣坑可通於潜县麻车埠；南面翻小洪岭或穿轿坑里可至分水县八管里；西面过柴门头翻寺岭可达湍口文绩乡；而北面是通往河桥昌化的主要出入口，这座山就是赫赫有名的洪岭，必须爬八里多路才过得了这条岭。四面群峰屏蔽，没有平路通达，无论去哪个方向都必须翻山越岭，地势要比接壤的周边高出数百丈。外乡人往往都称洪岭叫“岭上”。上洪岭是令人十分敬畏和惧怕的事。

洪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洪岭是个藏龙卧虎或藏污纳垢的地方，“山高皇帝远”，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历来都是乱哄哄的，洪岭上就有点乱。开门就见山的山旮旯没有高瞻远瞩的条件，养不出有深谋大略的高人，虽然洪岭的历史上也有过上榜中举的、殿试及第的、考上军校带兵的、做生意能赚钞票的，但毕竟凤毛麟角，多数是“茅草枕头蓑衣被，三粒盐豆当白米”的穷苦山民。这里的上千人口散落在三十多个小村落，土著很少，许多是近些年从外地迁徙上洪岭的，其间有人是因为躲债、避祸、逃难才进山来的。在三县交接的界址线一带栖居着不少“上八府”人，都是举家来到洪岭，找一个冷山头搭个草棚安家，靠挖药材种苞萝度日，自种自吃。一旦人种不够天收，庄稼人就没法





活了。俗话说贫寒起盗心，一到冬天，粮米就没了，耐不得饥寒交迫，总不能等死，便下山打劫，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去人家米缸里“借米”，这都是事实上的强盗行径。当时就有人称洪岭边梢上的几个小村是“土匪窝”、“强盗村”。昌化县衙门的大老爷们历来都鄙视洪岭，斥之为“乱区”，索性放任自流，失去治理，洪岭也日甚一日地乱了章法。我对那时的几桩乱事还是很有记忆的，详见附录三：《洪岭乱事》。

回忆当时的年月，我多数时间在外地学校教书，洪岭上发生的乱事我还不是统统知晓，但单这几桩事就足够叫人心惊肉跳。我出门在外与外地人谈起洪岭，都给人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洪岭的形象实在是糟糕得很。当然我自己也对洪岭民风有些担忧，确实有那么一部分边角上的山民有点不识体统；那年头也确实常有“武工队”什么进山来要枪要粮的，老百姓的安宁是很难保障。说洪岭是匪盗横行的乱区，并不过分。后来洪岭、悉山居然又闹“土共”，都像是占山为王、聚众结伙、漠视正统、抗逆官府的行径。昌化县衙里就有人向上司打报告，说洪岭这个山脊晃变成了“小梁山”，出了一群刀枪不入的乱匪。

2 吃馒头的陌生客

“洪岭土共”的出现并没有十分特别的背景，但事发原因也不是空穴来风，解放军要南下的消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也传到了洪岭上，只不过不是那么真切。临解放前两年确就有解放军游击队直接上洪岭来的，对我们这帮年轻人的思想影响也就相当明显。我这里说个“馒头节上陌生客”的故事。民国三十七年，我刚刚去河桥完小任教，

六月初一回洪岭吃馒头，碰上了几个来吃馒头的陌生客，后来居然说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来洪岭做探子。

每年的六月，我们洪岭乡风要“吃馒头过半年”，现代人叫“馒头节”。这是一种时日已久的民间习俗，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做馒头，吃馒头，送馒头，村村堂堂，送往迎来，喜气洋洋。只要不是大灾之年，洪岭上的这个馒头节都是要过的。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初一，童家村过馒头节，因为天气好，上下邻村的亲亲眷眷都来做“馒头客”，小村子显得熙熙攘攘。外地的流浪汉、要饭的也都拣这个日子上洪岭来乞讨，专向主人家讨白馒头。一名络腮胡子的讨饭佬，身体蛮结实，是个半老头，因为能打“莲花落”，引得很多小孩大人来围观。

讨饭佬唱“莲花落”，竹板打得很专业：

敲竹板，的笃响，
（各位）大叔大妈听我讲，
今天是六月初一，
大家都在吃馒头，
（我）讨饭佬，揩点油
问你讨个菜馒头。

打一阵唱一阵，主人家自然会捧出几个馒头装成一盘递给他，他有一只红警报袋，有好多好多馒头好装。络腮胡子接过馒头倒进袋子，又接着唱“莲花落”：

馒头越吃越是香，
谢谢东家好心肠，
你送馒头我送福，
保你做得海龙王。





“保你做得海龙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未必都明白，却非常开心，又拿一盘馒头给他。络腮胡子张开他的警报袋，所有的馒头都往里面装。警报袋，又是红色的警报袋，引起了赶来吃馒头的童天贵的警觉。

童天贵是西川上童家村人，半个月前，他在张家碰到过一件与背红警报袋的陌生客相关的事，事因出在张培章身上。

张培章是生懋老板的二管家，长年为他们操持家务，为人厚道诚实很讨生懋老板喜欢。那一天，培章挑着一担谷到西坑水碓屋里去舂米。培章想把谷担挑到碓屋后撂下就去青坑口鱼潭里打鳖，就把张学鹏用来打猎的那支长枪挂在谷担的扁担头上，颤悠颤悠地一路过来。到了棕坞口，猛跳出两个陌生汉子，稍稍做个手势拦截，培章放下担子，他们俩已经把那支枪提走了。培章想反抗要去夺枪，只听匡哧一阵枪栓响，枪口对准了培章。培章吓坏了，后退五步蹲了下去，这两个夺枪的人飞快地钻进一旁的棕坞，消失得无影无踪。培章遭遇突然袭击，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回到张家讲述遭抢经过，就是讲不出两个抢枪人的印象，只记得都背红色警报袋。

抢枪的背红警报袋，这个讨饭佬也背红警报袋，莫不是同伙？童天贵就把心里的疑团告诉当时管治安的保队附童冠全。童冠全叫来了童家卫，叫家卫跟踪一下。家卫又叫心良，当过代理保长，做事热心，但什么事都乐于插手什么事都办不好。童心良一听有这样的怀疑，便在保队附门口把讨饭佬揪住，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警报袋。讨饭佬像个傻子，根本没有刚才敲“莲花落”时的机灵，顾自喃喃咕咕，答非所问，弄得大家下不了台，只好“押”着他去生懋老板家“堂审”，让培章来对证。童家卫